

2102

潼南文史资料

第十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863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潼南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组编

目 录

“文星堤”兴建始末	杨尚彪 (1)
川北民众除暴团	王树吉 (5)
《蜀“汪”儿歌》作者罗曦车兀	黎家祥 (8)
潼南县佛教会组织梗概	唐立仁 (13)
杨三泰商号	陈楷 陈志敏 (16)
潼南禁鸦片烟经过	刘心白 (18)
诗人陶香九	杨肇育 (22)
琼江锦鱼	米学渊 (26)
大佛寺诗联试释 (续七)	周继武 (30)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出刊

“文星堤”兴建始末

杨 尚 廉

潼南县城梓潼镇，滨临涪江。每当汛期季节，江水暴涨，直冲城垣。由于文星山麓的石场——盐关场（即盐关垭口），地势低下，首当其冲。为了预防洪涛巨浪决口翻场，保障县城安全。早在清雍正元年至二年（1723至1724年）及雍正四年（1726年）即由遂宁县（治地今潼南大佛乡下县坝）县丞 张××、戴××、邓××和姜雯，首倡筑堤，绅士商民共襄其事，曾先后兴建与重建了“安庆堤”于文星山麓的盐关场（今梓潼镇税务所职工食堂与厨房处），以固城垣，保障市镇安全。

晚清至民国二十年间，沧桑变异，“安庆堤”年久失修，逐渐崩毁。而涪江主流流向改趋，亦由文星山麓首端的盐关场转至尾端的毛家巷左侧的码头处，直向金鸭坝与五经坝一带冲击。兼之民国十年（1921年）、二十六年（1937年）、三十四年（1945年）先后三次大水，袭击城垣，县城梓潼镇部分或大部分街迹被洪水淹没，市镇居民深受洪涝之苦。涪江贫苦居民有的人、畜被淹死，有的房屋家产荡析无存；金鸭坝至五金坝一带沃土亦遭冲刷，危害生产。因此，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春，乃有地方绅、商耆老向潼南县政府请求，于文星山麓尾端涪江码头处修筑堤埂，改水归槽，使水向改趋，

以固城垣，屏屏全镇，防止船道淤塞，有碍船只航行，避免金坡、五星、五金坝一带沃土遭冲刷，有碍栽种。经潼南县政府县长赵秉衡在县城召开县城机关、法团、学校负责人和绅、商、耆老会议，作出在文星山麓尾端筑江码头处修筑文星堤的决定。

同时对筑堤工程经费、工程设计和上报审批的问题，也逐一进行了研讨，作出了如下决议：

一、筑堤工程所需经费：决定在本年内县预备费项下动支。

二、筑堤工程设计（图纸、工程计划说明及工程经费预算书），决定请川康水利贷款委员会潼南监工所工程师梅华生负责设计、绘图及编制工程经费预算书。

三、上报审批：决定由县政府建设科专案上报遂宁第十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核转四川省政府鉴核批示。

会后，又于同年二月，经工程师梅华生现场踏勘，考察江水主流流向，并进行水文分析与论证，作出文星堤的设计方案、图表说明及经费预算书，计所需洋三千五百一十一元。送交县府建设科，该科立即具图说连同预算书专案呈报遂宁第十二区专员公署转四川省政府鉴核。初步完成了筑堤工程设计报审程序。

同年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又在县财委会（今县城梓潼镇税务所地址），召开了县城河堤筑坝工程筹备会议，主席陈乐天（县救济院院长），出席人有筹备委员杨聘三、吉庆光、梅华生、陈孔安、李

辅廷、程润琴、唐月桥、杨俊民、杨介卿。商讨了河堤筑坝工程的开展事宜，并作出了以下三项决议：

一、请县府悬牌宣布，河流荒坝上自文星山坎下起，下至五金坝止一律收归公有。

二、该荒坝如有主权人能提出真实证据者，立即向县府登记后，酌量给价收购。

三、俟将该地主权确定后，由公家或私人组成水利协会，呈请贷款筑堤，并拟在本年内县预备费项下先行动支。

从而开始进行河堤筑坝工程区范围内荒坝土地的征收，房屋坟地的拆迁和酌付价款等工作。

同年七月十九日，又奉专署转省府建设厅〔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6904号公函称：“……遵南县政府原呈请修筑河堤所给预算书系建筑丁坝，该两种丁坝预算书第一目琢石，第二目粗毛石，备考栏所列数目计算均有错误，其丁坝之高度是否等同基础计算未据附拟工程计划说明书，殊难核办，至于该两丁坝工程费三千五百余元，价值亦嫌过高，相应函达原预算书及图说，函请贵署查照，转该遵南县政府遵照指示各节，核实另拟预算书及工程计划说明书径呈省府核办。县府遵照指示，旋即另行抄就预算书与计划说明书径呈省府鉴核。八月中旬复奉省府批示准行在案，于是进一步完备了河堤筑坝工程报审手续。

随即着手备料、催工，并于同年第四季度开始全面动工，历时两年，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冬竣工。全堤坝高四公尺，长十五公尺，宽八公尺。因堤坝筑于文星山下，故名“文星堤”。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洪水暴涨，“文星堤”被洪水冲垮。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一月，县参议会提出“修复护城河堤议案”，经县府县长王良翟决定，成立了潼南县修复护城河堤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傑（县府秘书）、副主任委员陈永天，监工刘尊三、许华等人主持修复事宜。

又于同年六月十日，成立筑堤委员会，主任委员唐月桥、副主任委员杨俊民，并分设总务组，负责催工、备料、工具购置维修、领发保管、工人食宿安排、经费领取支付等事宜；监察组，负责施工质量和经费支付当否等事宜；加强组织领导，具体推动河堤修复工程的进展。并议定本年七月二十二日修复竣工。

所需经费，除由县府筹拨一部份外，城区房产业暨士绅募集一百五十万元，县商会民船工会各派一万五千元，其他受灾乡镇募集二百万元。七月初开始动工，历时三周，于十月二十二日基本修复，并将文星堤在原有四公尺的基础上，加高了三公尺。其长、宽度均无变动。此即“文星堤”兴建与修复的情况。

川北民众除暴团

王树吉

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军阀李家钰部队进驻潼南，横征暴敛，一年数征，从这年起李军在潼南前后驻防九年期间，征田赋三十六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就预征民国54年（1965年）的田赋了（註一）。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万分惆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反暴斗争正积极地酝酿进行着，《川北民众团》就这样顺时顺势地兴起，为首的是廖维新、陈雨平、周绍东等人。

廖维新，观音乡梁家湾人（註二），佃农出身，幼读私塾，为人急公好义，不畏强暴，先在潼南城开茶馆，民国十四年（1925年）前，二十一军刘湘部队驻防潼南时，曾任潼南县团务局师爷（文书），后在重庆二十一军川康团务委员会任职，继后在潼南办了《新潼南》、《潼南周刊》等小报，攻击李家钰残酷剥削压榨，他在《潼南周刊》上登出了“张致中不吃屎”一条新闻，在潼南引为趣谈。张致中当时是李军潼南县政府财政科长，他将衙门厕所收入归公。这条新闻实际是讽刺李家钰搜刮民膏民脂，连厕所收入都吞去了（註三）。廖与陈雨平、周绍东等人友好。陈雨平，大佛乡下县人，会书法，笔力秀雅，常为人写对联，他在二十一军杨叔斌帅张团督驻潼南及江津和大佛乡之时，经人推荐考入该团任文书。后随部队驻重庆（随后由前军保送

到南京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参谋长等职，现在台湾）（註四）。周绪东，茶店乡人，在二十九军田頌尧部队教导队毕业后，曾任排长（註五）。他们都对李家钰残酷压榨人民深为不满，在军阀争夺地盘，勾心斗角之际，早思伺机举事，打击李家钰。

民国二十年（1931年）川军矛盾加剧，战机显露，廖维新乘此时机，叫其子送信约陈雨平、周绪东等来家，经过密商，他们于二月间组织了《川北民众除暴团》，有民众一百余人，有步枪四十多支，还有单杆、火枪及刀六十多把，还制起一面大旗，由陈雨平手书《川北民众除暴团》七个大字。廖维新说：“我们这个组织是以武装打击军阀，以除暴安良为宗旨”。

同年四月，军阀混战再起，驻潼南李家钰军被二十四军刘文辉部赶走，李军邱守忠和罗××两营从潼南败退，初打听是往太和方向逃走，廖维新组织的《川北民众除暴团》一百余人，从他家出发，急起直追。由周绪东带队，出发时，周宣布纪律：①不许乱拿财物；②不许乱放枪；③缴获要归公。随后李果邱、罗二营从观音乡、高堰口、九岑岗往古溪逃跑，遂改道经井田坪向六竹湾紧追，沿途参加的人甚多，林家的林昌达、柯永福和廖维新的外侄黄元勳等人也参加了（註六）。除暴团的队伍于当天午后二时许在距古溪约五里的尼姑庵（註七）附近追上了邱、罗败军，接着战斗打响了。邱、罗败军佈满

了尼庵附近几个山坡，除暴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周少鸾一马当先，冲入敌阵毙敌二人，缴待步枪二支，子弹两袋，当他第二次冲锋时，不幸中弹身亡，这时张龙光从茶店带来的松杉教三十多人，从尼姑庵右边拉柳湾进攻，民团高呼助战，声势浩大，战斗从下午打到黄昏，败军把附近老百姓的鸡、鸭、财物抢光（註八），退至古溪，邱、罗两营长躲进古溪刷狗坡寨子内，派人把宝龙乡民团队长王以恆和古溪镇民团队长唐炳文请来，向他们哀求救援，王、唐二人答应帮助，由他们的团练兵出来保护，第二天，王、唐把邱、罗部队送出古溪经蓬南场去南充（註九）。

廖绍新等人准备在古溪作长期斗争计划，李家钰后领大军赶到，《川北民众除暴团》又无钱、粮，只好解散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年底二十四军刘文辉部队被二十一军刘湘部队赶出四川逃至西康，李家钰军投靠刘湘驻雅安，邱守痴升任李军团长，招募廖绍新，廖绍新被迫逃往贵州修文县，两年后病死，陈面平在重庆二十一军，对他无可奈何，但他父亲也逃避他乡，母亲曾一度被关押于大佛乡“三圣宫”，后经多方营救，才获释放。而护送了邱、罗两营的宝龙民团队长王以恆因有功任了邱团的连长（註十）。

註 ①根据蓬南重村李德生口述及当时档案资料。

②廖绍新之子廖包生口述。

③陈孔安回忆、口述。

④陈南平胞弟陈守泰手写资料。

⑤唐立仁回忆、口述。

⑥观音乡李家沟农民林昌于回忆、口述。

⑦尼姑庵，漣、古公路未修前，从县城到古溪的大道是经过高
漣口、九岑岗、大竹湾，尼姑庵是这条大道旁的一座庵，一正两横
前有戏楼，当时参加人黄元勋曾在此过夜，此庵于一九五八年撤修夏
后乡。

⑧黄元勋（现漣龙乡十一大二队）回忆、口述。

⑨古溪十一大四队尼姑庵附近农民张成同回忆、口述。

⑩王定远回忆、口述。

※ ※ ※ ※ ※ ※ ※ ※ ※ ※ ※ ※ ※ ※ ※ ※ ※ ※

《骂“汪”儿歌》作者罗曦车兀

黎 家 祥

一九三九年，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

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已叛国投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
国民党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则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只有中国共
产党领导爱国军民，加紧对日寇进行斗争。那时候，“抗战”与“投
降”、“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斗争，十分尖锐。

这年下半年，在漣南县城的儿童和少年中，流传着一首儿歌：

“汪精卫，汪汪汪，人不当来把狗当；
当了狗，不自由，日本要他守门口；
守门口，啃骨头，羞死先人把脸丢；
把脸丢，爹娘丑，死在阴间要变牛。”

这首歌的传播，不仅对儿童和少年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对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也起了积极作用。

这首歌是怎样产生的？它的歌词作者是谁呢？是当时中共潼南地下县委宣传委员罗曦车兀同志。

罗曦车兀同志，潼南宝龙乡人，一九三八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十月，武汉失守，国民党积极密谋投降，蒋介石集团搞了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各地“溶共、防共、限共、反共”之声，甚嚣尘上。

潼南是个小城，当时这股风来得晚一些，小一些；同时国民党上层人物县长、县党部书记长、民众教育馆馆长等人之间，各自怀着不同的个人目的，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我党就利用这些条件，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了一些工作。

一九三九年夏天，罗曦车兀同志由组织从合川派来潼南，潼南特委通过社会关系，把他安排到潼南民众教育馆当馆员，以便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一九四〇年春，为了揭露国民党内部的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分裂

国共合作的阴谋，遏制对日妥协投降的暗流，在全国人民高昂的抗日救亡热潮中，潼南地下党因势利导，利用统战关系，在县城纪念碑大操场召开了一次“讨‘汪’群众大会”；为了扩大宣传效果，罗曦车兀同志便创作了上述《儿歌》。《儿歌》在民众教育馆的《民智周刊》登出后，党组织通过城关小学的教师，很快教给了低年级的儿童。不多久，在潼南城关地区的儿童和少年中，甚至在一些青年和成人中，便广泛流行开来。这《儿歌》的广泛传播，的确起到了反对投降，宣传抗日的巨大作用。

罗曦车兀同志到潼南后不久，中共潼南特支扩大为县委，他担任宣传委员。当时县委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采取各种形式，积极宣传党的“坚持抗战”的方针政策。罗曦车兀同志也就更加重视党的宣传工作。他长于文艺，主张把报纸办成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抗日宣传工具。他提出把民众教育馆的油印小报《新潼南》，改成石印的《民智周刊》，使它成为我党控制下的宣传阵地。

他是《周刊》编辑，当时因人员少，每期《周刊》从组稿、编辑、排版付印到邮寄，都是罗曦车兀等同志自己动手。《周刊》每期的稿件来源，公开征集一部份；有时转载或改编《新华日报》上登载的部份材料；不少稿件要靠罗曦车兀等同志自己写。为了办好《周刊》，罗曦车兀同志专门召开过作者座谈会，另外还分别联系一些作者，以贯彻我党的办报方针。

《民智周刊》曾经因拒绝刊登国民党县党部田肇甫等写的反动文章，在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中引起过震动。为此，国民党县党部的陈××、田肇甫以及夏居凉等，曾先后对罗曦车兀同志怀疑、指责、辱骂过。罗曦车兀同志据理斗争，未予理睬。因把宣传抗日作为《民智周刊》的重要内容，他曾向民众教育馆领导和有关人提出过，这些人当时没有，也无法公开反对，因此，他几次表示，《民智周刊》的方向是对的。对于指责、辱骂，我根本不放在心上，这丝毫动摇不了我的办报方针。这些人表面上要伪装抗日，也无可奈何。

为了使抗日宣传作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地下党还通过罗曦车兀同志，利用民众教育馆的合法地位，组织了“城乡抗日宣传队”、“清道剧社”、“活潮歌咏队”、“民力球队”等进步群众组织。这些组织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演剧、歌咏、标语、墙报、球赛、……等等。这些组织活动的地区广，足迹遍及城镇、乡村、茶馆、机关、学校。这些组织活动的时间长，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它们的活动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民众教育馆馆址原来在城郊一个小山上。以后在城内纪念碑修建了一个馆舍，馆舍一端是个比较大的舞台，舞台面对着一个广场。利用某些集期和节假日，抗日宣传队经常在舞台上演出。罗曦车兀同志经常参加这些演出活动。

民众教育馆在城内的这个馆舍修成以后，在罗曦车兀同志的建议

和筹办下，“对外阅览室”进行了充实，采购了一批进步书籍、杂志、图片，公开摆在里面，让群众阅览；阅览室还订有党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进步报刊，看的人也很多，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

罗曦车兀同志担任地下党县委宣传委员期间所作的工作还有很多。……。

不久，罗曦车兀同志调离了潼南。但他在潼南期间的工作给当时一些同志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全国解放后，罗曦车兀同志又被调到了高教战线肩负重任。他先后担任过雅安四川农学院、成都农业机械学院、四川工业大学等校的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

现在，罗曦车兀同志已经离休了。但他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所进行的斗争，他一生所创下的业绩，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附记：

本文资料来源：

①米学渊同志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写《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材料存“潼南县志办”资料室）。

②《中共潼南县党史》（第一辑）第102页罗曦车兀同志写《抗日宣传与〈民智周刊〉》；

③《中共潼南县党史》（第一辑）第4页《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潼南地方党史大事记》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九四五年

七月)；

④《中共潼南县党史》(第一辑)第20页《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潼南党组织发展概况》(一九二八年——一九四九年)；

⑤“潼南县志办”档案资料。

《骂‘汪’儿歌》刊登的报刊，米学渊同志材料是潼南民众教育馆的油印小报《新潼南》；《中共潼南县党史》(第一辑)第13页是《民智周刊》，按时间推算，笔者从后说。

※※※※※※※※※※※※※※※※※※

潼南县佛教会组织梗概

唐立仁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加强党的领导，是处理好宗教问题的根本保证。

佛教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在宗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广大群众所信仰，唐代尤为盛行，有“天下名山僧占多”之谚，寺庙几遍全国。

现将我所了解的潼南佛教会组织梗概简报于后。

解放前全县境内的庙观寺庙，有三百多所，除冷庙破庙断绝香火的外，有僧人住持的达百余所。寺庙财产大有可观，有的乡镇粮食市

場都設置在廟內。多由僧人計量市秤，收入用糧用金，純歸僧有；鄉間僧廟，大多擁有一定數量的土地，出佃與當地農民生產，收租歸寺。所以清康熙~~時~~云：“天下叢林飯似山，鉢盂到處任君餐；黃金白玉非為貴，惟有~~不食~~^{加皮}最難。”足見寺僧之富有了。

一九二五年，修建遂——達段公路，四川邊防軍第六混成旅旅長何~~應~~^應如任督辦，縣長~~何~~^何曙返~~查~~^查其事務。見到寺廟富裕，決定提撥廟產，修路。全县僧眾五百余人，多系軟弱無能之輩。經長時~~商酌~~^{商酌}，推選原成都昭覺寺方丈退隱的和尙僧常明（城關禹王宮住持）和雙江鎮惠民宮住持僧宏奎出面交涉，成立佛教路段辦事處。僧常明、僧宏奎擔任正副處長，辦理寺廟捐款事項；拍賣了寺廟財產百分之七十左右。路捐完成后，寺僧收入大大減低，不少僧人外流化單生活，留下者就自力更生。後經僧眾倡議成立自己的組織——達南縣佛教會，公推僧宏奎擔任會長，三匯鄉禹王宮僧常住、龍興寺僧滕永等為常務委員，僱用居士蔡茂發為文書員。辦公地址初設城區禹王宮，後遷雙江鎮惠民宮。經費來源，決議由各寺廟按土地每畝每年認納常年捐三角。全县僧有土地，除公路捐款迫賣外，余約七百畝，佛教會辦公經費，全年不過二百元，開支之~~極~~^極，可想而知。

一九二六年，佛教會長僧宏奎，取得住遂寧縣的“四川邊防軍總司令”李家鈺的信任支持，開辟雙江鎮金龍寺為十方叢林，自任方丈，普召各地僧尼，開期傳戒，莊嚴法會，盛極一時；第一期傳戒法會完成后，方丈交由玉溪鄉~~馬~~^馬寺僧超明接任，宏奎遂為退院老和尙。

一九二九年，佛教会在双江镇南华宫，兴办一所“佛化民生学校”；半日读书，半日作工（织布、织棕、织毛巾、染色等），踴躍从学者百余人，实属有声有色。可惜僱用的管理人员徐洪章自私舞弊，不一年因亏本过大借贷无门而停办；因此使兼任校长僧宏奎声誉狼籍，被迫远走上海，掛孝龙华寺而忘归，佛教会停止工作，金龙寺新任方丈僧超明也隐退去泸州某丛林住持了。继任方丈僧光助只开了一次传戒会。金龙寺因无恒产，纯赖信教居士捐资得以生存，实无法继续办理，遂告寿终！

一九三四年，柘梓乡南华宫住持僧宏恩崭露头角，发起恢复佛教会，办公地点设于该庙；后因该僧才识敷浅，不孚众望，乃引进金龙寺方丈僧光助为会长，城区禹王宫僧^出灵，上北禅僧福喜为常务委员；会址设在大佛寺下庙，聘任居士刘会文为文牍员，兼处理全县寺庙僧众事宜。

恢复佛教会后，对寺庙财产重新清理，如大佛寺庙面及小桥湾地带的熟土为当时蚕桑局霸占，辟为桑园，使庙僧失掉了主权。佛教会据情报请县政府批示退还；大佛乡小学校长陈西平，每年强迫庙僧帮款二百元大洋，该庙只有田土三十余亩，住僧十多人，生计异常困难。佛教会眼见苦境，呈请县府批准^免该庙的帮款……等；再有当时附近儿童到小学校读书，夏秋之际，洪水泛滥，过桥涉水，许多危险，乃于一九三六年，在大佛寺正庙（现修厂所在地）创办“义务学校”